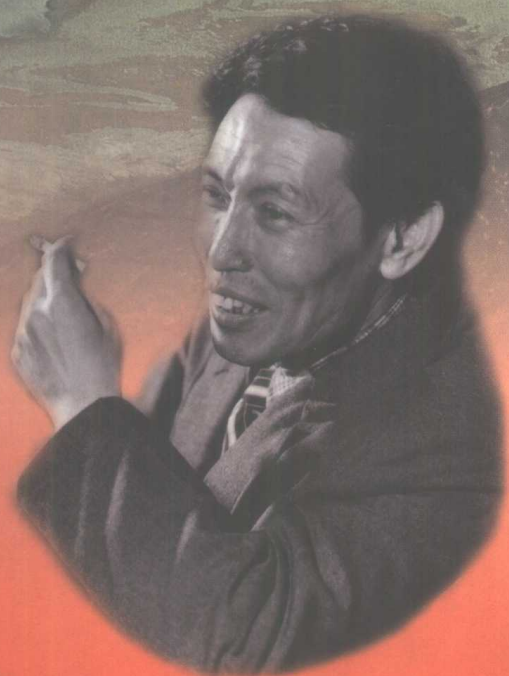


风雨

马胜利

马胜利 高梦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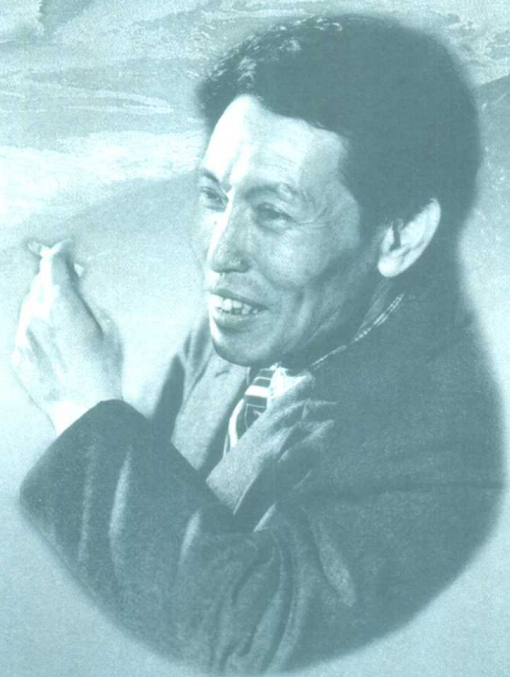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中心

风雨

马胜利

马胜利 高梦龄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马胜利/马胜利,高梦龄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11

ISBN 7 - 80627 - 615 - 7

I . 风... II . ①马...②高... III . 马胜利 - 传记
IV . K825 . 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0890 号

风雨马胜利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字数: 28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4

印数: 8,000

版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27 - 615 - 7/K · 78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李鹏
接见马胜利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和中华全国总
工会主席倪志福接见
马胜利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华接见马胜利



原国务院副总理
薄一波、姚依林等接
见马胜利



马胜利与来厂参观的外国驻华使节在一起



马胜利向来厂参观的
外国友人介绍改革情况



马胜利在老山前线



马胜利在国外考察



马胜利在全国掀起了承包热潮



免职后的马胜利
自筹资金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还不错



马胜利东山再起

目 录

一、我的一家

- 1 ● 我的出生地
- 6 ● 小姨夫之死
- 11 ● 在阁西胡同
- 16 ● 背负着苦难
- 22 ● 泡穷人市场

二、燕赵人的性格

- 28 ● 马本斋在我心中
- 35 ● 学雷锋,无人售邮票
- 39 ● 差点闹出“国际事端”
- 46 ● 人生,获得爱情是一种幸福
- 53 ● 浮云蔽日

三、八千里路云和月

- 63 ● 我当供销员
- 69 ● 由我组阁的销售科
- 74 ● 逆水行舟也得行
- 79 ● 灯塔和路标的指引

四、走进风险的世界

- 83 ● 想当厂长却丢了科长
- 89 ● 突破陈旧的游戏规则
- 94 ● 上帝给你牛奶,不会给你盆锅
- 99 ● 前奏曲鸣响了
- 105 ● 我的“答辩词”
- 113 ● 阵痛
- 119 ● 我一下变成新闻热点人物

附录:

- 122 (1) 马胜利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
- 125 (2) 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谈学习马胜利
- 127 (3) 马胜利的能耐

五、三十六计与七十二变

- 129 ● “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
- 139 ● 作者笔下的几招
- 144 ● 同台唱戏
- 151 ● 不能光着屁股坐花轿
- 157 ● 不拘一格选人才
- 161 ● 智囊团

- 166 ● 摆好关系
- 171 ● 商海搏击“四招”
- 173 ● 羊毛出在“牛”身上

附录:

- 176 (1) 马胜利“七十二变”的启示
- 182 (2) 向石家庄造纸厂学习 努力搞好轻工企业改革
(节录)

六、走向辉煌

- 186 ● “国家给你权,你就得给国家钱”
- 192 ● 大地刮起了“马承包”之风
- 200 ● 束鹿联营
- 205 ● 牡丹之乡的冲击波
- 211 ● 贵州“三部曲”
- 217 ● 在“天堂”看了一出“空手道”
- 225 ● 春风得意马蹄疾
- 232 ● 名称的争议
- 236 ● 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附录:

- 245 (1) “影响权”与“通行证”

- 248 (2) 厂长要有政治细胞
255 (3) 马胜利的“金钱观”
257 (4) 马胜利同志要小心

七、让世界充满爱

- 260 ● 招工——我要“问题青年”
271 ● 母亲和将士
280 ● 主持战斗英雄的婚礼

八、重重叠叠上瑶台

- 284 ● 我在向前奔跑时,没注意脚下的石头
292 ● 我老马永远挺着胸走路
297 ● 多难之秋
303 ● 在爆竹声中
309 ● 在逆风的日子里
320 ● 说长论短

附录:

- 329 (1)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关于马胜利情况的调查报告(摘要)
336 (2) 马胜利终止承包贵阳造纸厂
339 (3) 苦心经营 马胜利马不停蹄

环境欠畅 承包难以为继

九、沉 浮

- 342 ● 是接受辞职还是免职
- 346 ● 我不是“秋菊”
- 353 ● 世情冷暖
- 362 ● 老骥伏枥——谈我的“十大失误”
- 382 ● “五九”这个“坎儿”
- 390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附录:

- 392 实话实说(语录)

一、我的一家

我的出生地

一天,我突发奇想,也想来试写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自己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把这种心思说给朋友听,他们认为确有必要,也觉得很有意思。

那么,我只能沿着记忆的小路,努力向上回溯,不厌其烦地开始我的叙述。我们中国人十分看重出生地,在石家庄人们对我们的马家都冠以“保定马回回”。从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到我这里,都继承着这个徽号。

保定,当时确是我们一家——我这一代人——的出生地和活动重心。那时,我的一家住在清苑县头抬村一所破旧、十分不起眼的农舍里。周围是棉花地和稻田,从白洋淀和大清河流出一条水系——唐河,就从我们那里流过。村里有六七十户人家,大都以农为本。

那时保定城头飘着那令人生厌的膏药旗,日军的野蛮侵略正从东北、华北、向华中扩展。1938年的秋凉时节,在篱笆墙边

的矢车菊怒放、蝈蝈的叫声中，一声哇哇的啼叫，打破了古老头抬村的沉寂，那一天是我的出生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我在这里只住了二年。一个偎在母亲怀抱中吃奶的孩子，不可能明确记得什么事情。当时的好多事情，是我懂事以后，母亲和家人、亲戚逐渐说给我听的。

作为乡下人，我们一家并不种地。“回回手中三把刀”：卖杂碎，卖羊肉，卖切糕。我父亲马仁德是个淳厚、憨直、勤劳的人，他给人做饭为生，大家都叫他马师傅，文明人称他是厨子。在那个时代，这种营生不比苦力强多少，也是下等人才去干的活。我们一家十多口人，家境又十分贫寒，人们都叫我们为“穷回回”。我从小因此有一种压抑感，觉得我们比人家低一头，矮三辈似的。

我常常冥思苦想，我们家为什么就这样贫穷呢？我们家一直就是这样的吗？后来试图从我父亲的嘴里，了解出我们的家史，上一代或是上几代人，出过什么文臣武将，或是才大势雄之类的人物，一是旨在不忘祖先的功业、成就、道德，以激励后人；二是借祖宗的名威分得一点光彩飘然一下，聊以自慰。要不感到一代又一代全是受穷的，太丢人了。因为在我少年时候玩耍的孩童中，有一个富户出身的孩子，当时他的家虽然经过土改、斗土豪、分田地，已从老宅子“净身出户”了，可是他有时仍津津乐道不忘过去，炫耀往昔荣华，神气地说：“我爷爷那时，我们家可阔了，保定府的大户，出门要骑马坐轿。吃的是山珍海味。我有大奶、二奶、三奶……你们有吗？”说实在的，我没有。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奶奶。我们一家害怕贫穷，可是贫穷就像魔鬼一样缠伏着我们，死死不肯放。我们家的破屋茅草房，又小又矮，又黑又脏。我爷爷终日不歇手地劳作，有时还唉声叹气，为缺粮

断炊而着急,为躲债而出走。那种生活真是“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穷得没有法子。

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庭是增添喜悦还是忧愁?对于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双亲,我的一家,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

我有三个哥哥。通过母亲讲述,一个从小夭折,一个在保定街市上走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叫球球的小哥哥。母亲说顶属他聪明可爱,也顶属他不幸。当我听过那种悲惨的事情以后,再也不敢去想。每一念及那种话题心灵都会颤抖……头抬村的土屋小炕是连着锅台的,也许是菜粥的诱惑,他一头爬进了那个沸腾的锅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在我上头,有四个姐姐,不论从中华民族的传统,还是从宗教和世俗,家里还是需要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的。

“又添一张嘴!”父亲不很高兴地说。

母亲则满脸喜悦地说:“他叫得真有点儿……”

接生婆说:“准是一条好汉,抗战正需要人呢。”

我父亲说:“等他长大,日本鬼子早被打跑了。”

……

过了几天,大家都说,快满月啦,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乳名)!

给孩子起名,在世界许多民族与我们的礼仪都是相似的,仪式隆重并且赋予它重要意义。可是,一个穷人家就没那么多的讲究了。不可能像古代那样:“接以太牢(就是杀牛)。”当然,也没人给送鲤鱼。古代有孔鲤,我也来个马鲤的名字。那么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想了一下,都说孩子虎头虎脑的,今年又是虎年(戊寅),干脆就叫“虎子”吧。全家人都说好。于是,我有了最初的名字,叫了好多年,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该入小学了,才有了“胜利”这个学名。

“虎子，我们的宝贝！”

那时，一家人乃至亲戚、邻居，毫无疑问，当时都把马家兴旺寄托在我身上。

在那个年代，给人做饭的或被叫厨子的人，同今天我们称为厨师职业的概念、形象是不大一样的。一般的乡下厨子，腰间系上一条脏乎乎的围裙，不但做饭、洗菜、涮锅、洗碗，还要喂鸡打狗，帮东家干许多杂活。只有城里的大饭店、大酒店的高级厨师，才有高耸的白帽子，白大褂，工作台上还有一碗茶水。

卖盐的喝淡汤。一天下来，父亲又累又饿，每天都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来的。母亲很心疼，但为了生计又有什么办法。一大家人嗷嗷待哺，眼巴巴地盼着他的雇佣金吃饭、穿衣呢。

唐河之滨的头抬村是美丽的，仅就那周围一派的田园风光，就够人十分留恋的。但至今日——大姐已于去年作古……我们的好多话题，情牵意惹，仍然涉及保定的头抬村，那里真是叫人永远难忘的地方。

应该说，我的几位姐姐的天资都十分的好，聪颖，机敏，智力能力也都非常好，如今二姐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仍然担任石家庄市一个街道居委会主任之职，每天活跃在居民之中，宣传政府各项政令、政策、法规，调节民事纠纷，按时到清真寺做礼拜……她头脑清晰，可以即席发言，不论在群众中，还是在穆斯林中，都有很高的威信，可她不识字，从没上过一天学。不只是她，因为穷，我的姐妹们，谁都没读过书，留在头抬村田野里的对对双双的脚印，那是他们童年劳顿的痕迹。不知多少次，他们望着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去几里之遥的保定念书，非常眼热，也不知为此流过多少泪，可他们终是没有这个福分。说到这些，我的姐姐

眼圈常常发红,伤心而落泪。

这怪谁?我们都知道这不能怨父母。那么……?

“家有二斗糠,不去石家庄”。过去这里是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1902年后,京汉、正太铁路相继修通后,它成为华北的交通枢纽,开埠以来,商业、手工业渐兴,接着纺织、机械、化工、电力、制药等工业发展起来。业主、富绅还有一批又一批的洋商,麇集这里办实业,招工人,穷人们逐渐也向这里涌动来寻找温饱。

一天,我父亲面对一帮满脸饥色的孩子,苦心孤诣地打了一个主意,同母亲说,我们也去石门(石家庄的旧称)吧。

“都说在那里干活更苦,再说眼下让鬼子闹得兵荒马乱,咱们又没熟人,有个难处怎么办?”母亲很担忧。表现出痛苦和沉思。在一个是非颠倒混乱的年代,有谁知道那里比这里会更好。

在此之前,她已听不少去过石门的人讲到,在那里受苦受难的情形,谁能放心?她真怕由水深再走到火热之中。

“人挪活,树挪死”。目标的确定,就意味着征尘的扬起。每天,在古老的保定府至石门市的垫道上,都有拖儿带女,携老牵少,衣衫褴褛的人群,多么像当年美国西部淘金者。

我们一家,拖着疲惫、沉重的步履,加入了这个悲壮的行列。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无疑于一次“长征”。据说上路不久,就遇上了雨,我被淋湿了。此后,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风雨雨,这恐怕是第一次抗争和磨炼。

六十多年一晃过去了。今天想来,我父亲当时的心情和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想他的脸上,该是木然、充满恐惧也充满一丝希望的。

从保定到石门市有一百三十多公里,现在坐上快车,只需一